

藏書

第八冊

(明)李 贄 著

藏書

第 卷廿六至卷廿八 (名臣傳) 冊

中 華 書 局

藏書卷二十六名臣傳

七 智謀名臣

王猛

王猛字景略。北海劇人也。少貧賤。以鬻畚爲業。嘗負畚於洛陽市。有一人貴買其畚。而云無直。令隨取直。猛從之。行不覺遠。忽見一父老。鬚髮皓白。踞胡牀上坐。左右十許人。有一人引猛前拜父老。父老令十倍償畚。直仍送出。猛旣出。顧視向處。乃嵩高山也。猛博學。氣度雄遠。士不參其神契。卽不與交。隱於華山。桓溫伐秦入關。猛

被褐謁溫。一面談當世之務。捫虱而言。旁若無人。溫察而異之。曰。吾奉天子之命。率銳師十萬。仗義討逆。爲百姓除殘。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。猛曰。公不遠數千里。深入寇境。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。百姓未知公心故也。溫默然無以酬之。徐曰。江東無卿比也。署爲軍謀祭酒。溫將還。資猛車馬。欲與之俱。猛還山咨師。師曰。卿與桓溫。豈並世哉。在此可富貴。何爲乎遠行。時秦王苻生。酷虐不道。而東海王苻堅有志度。堅左右說堅誅秦王。堅以問呂婆樓。婆樓曰。僕刀環上人耳。不足以辦大事。僕里舍有王猛。其人謀略不世出。殿下宜咨之。堅因婆

樓招猛。猛一見如舊。語及廢興大事。異符同契。堅大悅。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。堅既代立。以猛爲中書侍郎。掌機密。又轉猛爲始平令。猛下車。明法峻刑。鞭殺下吏。百姓上書訟猛。堅以檻車徵下廷尉。親問之曰。爲政之體。德化爲先。蒞任未幾。而殺戮無數。何其酷也。猛曰。臣聞辛寧國以禮治亂國以法。陛下不以臣不才。任臣劇邑。謹爲明主翦除凶猾。始殺一凶。餘尙無數。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。肅清軌法。臣願甘心鼎鑊以謝孤負。酷政之刑。臣實未敢聞命也。堅謂羣臣曰。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。以爲尙書左丞。猛舉異才。修廢職。秦民大

悅。遂以猛爲京兆尹。未幾。除吏部尙書。又遷左僕射。司隸校尉。加騎都尉。居中宿衛。領選如故。時猛年三十六矣。歲中五遷。權傾中外。宗戚舊臣。皆害其寵。特進姑臧侯樊世。本氐豪。佐秦主健定關中。衆辱猛曰。君無汗馬勞。何敢專管大任。吾輩耕之。君食之邪。猛曰。非徒使君耕之。又將使君炊之。世大怒曰。要當懸汝頭於長安門外。不然。吾不處世。猛以白堅。後世入言事。堅佯問猛曰。吾欲以楊壁尙主。何如。世勃然曰。楊壁。臣之壻也。陛下安得令之尙主。猛讓之曰。陛下帝有海內。而君敢競婚。是爲二天子也。世怒。將擊猛。左右止之。世遂醜言大罵。

堅大怒。立命斬世。尙書仇騰、丞相長史席寶亦數譖毀猛。堅黜騰爲甘松護軍。寶白衣領長史。爾後上下咸服。莫敢言者。晉興二年。秦汝南公騰謀反。誅騰。秦主生之弟也。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。猛屢言於堅曰。不去五公。終必爲患。堅不聽。明年。匈奴寇秦。堅自將往討。留李威與猛輔太子守長安。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乘虛入襲。李威擊斬之。幼之反也。晉公柳、趙公雙皆與通謀。幼誅。雙復與魏公庾、燕公武謀作亂。柳據蒲坂。武據安定。雙與庾據上邽。而庾遂以陝城降燕。請兵接應。秦人大懼。賴雙等以次誅滅。而猛復攻破陝。擒庾誅之。秦國

乃定。向使早聽猛言。安有是乎。晉桓溫伐燕。至枋頭。燕遣使求救於秦。羣臣議不可。王猛密言于堅曰。燕雖強大。慕容評非溫敵也。若溫舉山東。進屯洛邑。收幽冀之兵。引并豫之粟。觀兵峭澗。則陛下事去矣。不如與燕合兵。退溫。溫退。燕亦病矣。然後從其病而取之。堅乃遣兵救燕。初。燕太宰慕容恪臨終。謂燕王暉曰。吳王垂文武兼資。若任以政。國家可安。不然。秦晉必有窺窬之計。時慕容評專國。素忌垂。故垂奔秦。堅聞慕容恪卒。已有圖燕之志。及聞垂至。大喜。郊迎。執垂手曰。天生賢傑。必相與成大功也。王猛曰。慕容垂譬如龍虎。非可馴之物。若

借以風雲。恐不可復制。不如早除之。堅不聽。燕初許割虎牢以西賂秦。晉兵旣退。燕復悔。秦王怒。遣猛及將軍鄧羌、楊安帥步騎三萬伐燕。進攻洛陽。猛之發長安也。請慕容垂子慕容令以爲參軍鄉導。奸將行。造垂飲。謂垂曰。今當遠別。何以贈我。垂脫佩刀贈之。猛至洛陽。賂垂所親金熙。使詐爲垂使者。謂其子令曰。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。今王猛疾人如讐。秦王心亦難知。丈夫逃死而卒不免。將爲天下笑。聞東朝比來悔寤。吾今還東。汝可速發。令疑之。奔燕軍。猛卽表令叛狀。垂懼而出走。及藍田。爲追騎所獲。堅勞之曰。卿家國失和。委身投朕。賢

子心不忘本。亦各其志。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。待之如舊。

節節見堅不濟事。宜猛死而遂失也。

猛敗燕軍。取洛陽。置戍金墉。

城而還。堅以猛爲司徒。錄尚書事。封平陽郡侯。猛固辭。復督諸軍十六萬騎伐燕。慕容評屯潞州。猛進與相持。遣將軍徐成覘燕軍。期日中。及昏而反。猛怒。將斬成。鄧羌請曰。賊衆我寡。詰朝將戰。宜且宥之。猛曰。若不斬成。軍法不立。羌固請曰。成。羌郡將也。雖違期應斬。羌願與成效戰以贖罪。猛又弗許。羌怒。還營。嚴鼓勒兵。將攻猛。猛謂羌義而有勇。使語之曰。將軍止。吾今赦之矣。成旣獲免。羌自來謝。猛執羌手而笑曰。吾試將軍爾。將軍於

郡將尙爾。况國家歟。

偃旗息鼓。肅然前後際斷。眞老賊也。

秋七月甲子。猛

陳師渭源而誓。衆踴躍。破釜棄糧。大呼競進。猛望見燕

兵衆盛。謂鄧羌曰。今日非將軍不能破敵。將軍勉之。羌

曰。若能以司隸見與。公勿憂也。猛曰。此非所及。當以安

定太守萬戶侯相處。

以關爲戲。怪哉。

羌不悅而退。俄而兵交。猛

召羌。羌弗應。猛馳就許之。

玩侮豪傑。恍惚漢祖。

羌乃大飲帳中。與

張蚝。徐成跨馬運矛。馳赴燕陳。出入數四。殺傷數百人。

及日中。燕兵大敗。俘斬五萬餘。乘勝追擊。所殺及降又

十萬餘。慕容評單騎走還鄴。於是秦兵長驅圍鄴。猛之

未至鄴也。鄴旁剽劫公行。及猛至。遠近帖然。號令嚴明。

軍無私犯。燕民各安其業。更相謂曰。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。猛聞而嘆曰。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。設太牢以祭之。玄恭。恪字也。十一月。秦王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。自率精銳十萬赴鄴。不濟甚七日而至。猛潛如安陽謁堅曰。臣奉陛下威靈。擊垂亡之虜。譬如釜中之魚。無足慮也。監國幼冲。鸞駕遠臨。脫有不虞。悔之何及。秦王乃入鄴。執燕主暉。以猛爲冀州牧。都督關東六州軍事。猛以六州任重。請改授親賢。別乞一州自效。堅遣侍中諭旨。猛乃視事。俄入爲丞相。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。猛表讓久之。猛宰政公平。流放尸素。拔幽滯。顯賢才。外修兵

革。內崇儒學。無罪而不刑。無才而不任。於是兵強國富。垂及昇平。猛之力也。西平公融坐擅起學舍。爲有司所糾。融問申紹。誰可使詣長安申理者。紹曰。燕尙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。可使也。先是猛及融屢辟泰。泰不起。至是泰從融命而至。猛笑曰。高子伯於今乃來。何其遲也。泰曰。罪人來就刑。何謂遲乎。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。齊宣王以稷下垂聲。今陽平公開建學宮。追跡齊魯。未聞明詔褒美。乃煩有司舉劾。明公阿衡聖朝。懲勸如此。下吏何所逃罪乎。猛曰。是吾之過。猛疾。堅親臨省。問以後事。猛曰。晉雖僻陋。吳越乃正朔相承。臣沒之後。願不以

晉爲圖。鮮卑、羌虜。我之仇也。終爲人患。宜漸除之。時鮮卑慕容垂爲冠軍將軍。羌人姚萇爲龍驤將軍。皆敵國來降。爲堅所寵任。故猛言及之。堅比斂。三臨哭。謂太子宏曰。天不欲使吾平六合邪。何奪吾景略之速也。葬之如漢霍光故事。

姚崇

姚崇字元之。陝州人。武后時知人拜侍郎。后嘗語左右。往時周興、來俊臣等數治詔獄。朝臣相逮引。一切承反。朕意其枉。更畀近臣臨問。皆親得其手牒。自俊臣等誅。遂無反者。然則向論死得無冤邪。大聖人崇曰。當時以告言

爲功。故天下號曰羅織。甚於漢之鉤黨。雖陛下使近臣
覆訊。彼尙不自保。敢一搖手以悖酷吏之意哉。且被問
不承。則重罹其慘。今賴天之靈。發悟陛下。臣以一門百
口。保內外官無復反者矣。后悅。賜銀千兩。聖曆三年。進
同鳳閣鸞臺平章事。未幾。出爲靈武道大總管。張柬之
等謀誅二張。崇適自屯所還。遂參密議。以功封梁縣侯。
武后遷上陽宮。中宗率百官問起居。五公相慶。崇獨流
涕。奸柬之等曰。今豈流涕時邪。癡人恐公禍由此始。崇曰。
比與討逆。不足爲功。然事天后久。違舊主而泣。人臣終
節也。由此獲罪甘心焉。後五王被害。而崇獨免。玄宗卽

位。講武新豐。天子行幸。牧守在三百里內。得詣行在。崇時在同州。召至。帝方獵渭濱。問崇曰。知獵乎。對曰。少所習也。臣年二十。居廣成澤。以呼鷹逐獸爲樂。張璟藏謂臣當位王佐。無自棄。故折節讀書。遂待罪將相。然少爲獵師。老未忘也。帝遂與俱獵。緩速如旨。是日。帝懽甚。旣罷獵。乃謂崇曰。卿宜遂相朕。崇知帝銳於治。先設事以堅帝意。卽陽不謝。帝怪之。崇因跪奏。臣願以十事聞。陛下度不可行。臣敢辭。帝曰。試爲朕言之。崇曰。垂拱以來。以峻法繩下。臣願政先仁恕可乎。朝廷覆師青海。未有牽復之悔。臣願不倖邊功可乎。比來壬佞冒觸憲綱。皆

得以寵自解。臣願法行自近可乎。后氏臨朝。喉舌之任。出闔人之口。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。戚里貢獻。以自媚于上。公卿方鎮。寢亦爲之。臣願租賦外。一切絕之可乎。外戚貴王更相用事。班序荒雜。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。先朝褻狎大臣。虧君臣之嚴。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。燕欽融。韋月將以忠被罪。自是諍臣沮折。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。犯忌諱可乎。武后造福先寺。上皇造金仙。玉眞二觀。費鉅百萬。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。帝曰。朕能行之。崇乃頓首謝。翌日。拜兵部尚書。同中書門下三品。遷紫薇令。二月庚寅朔。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。崇上賀。